

赵佶的绘画渊源与江南画风、崔白画派有着相当的关系。蔡绦《铁围山丛谈》中明确记载，徽宗于哲宗绍圣元符年间，与王诜、赵大年交往，又与画家吴元瑜弄丹青。元瑜画学崔白，赵大年擅画小景正是沿袭慧崇的传派，时端王赵佶和他们密切交往、互相切磋，艺术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薰染。

再者，北宋中后期以来文人士大夫绘画逐渐形成一股潮流。由于宋代偃武修文的政策和社会长期安定，文学艺术呈现繁荣景象，文人们在公事毕了词翰之余弄笔作画遣兴自娱，涌现出文同苏轼的水墨竹石、米芾父子的云山墨戏、李公麟的白描、释仲仁的墨梅，欧阳修更提出“萧条淡泊之情”为绘画的最高境界，在他们的推动下形成独立的艺术潮流。文人士大夫对绘画的热情和爱好大大超过往代，打破了绘画单纯“明劝戒著升沉”的教化作用，更为看重对艺术品的玩赏而成为精神文化享受。文人画中更强调表现主观情趣，重水墨技巧，追求萧散简远古雅淡泊之美，反映着他们独特的艺术理念和审美情趣，从而丰富了中国画的风格技巧，给当时的画坛带来生机。

这一审美情趣的变化深深影响着上流社会和贵族阶层，诸多文献中记载不少宗室权贵习弄丹青笔墨，他们与文人交往密切，醉心的不再是富丽堂皇的富贵体，而是热衷于水墨花竹或水边沙外凫鸭鹭雁江湖荒野之景，以标榜其风雅。如太宗曾孙濮王赵宗汉，学问博雅，喜好丹青，尝为《八雁图》，气韵萧散，有江湖荒远之趣。米芾赞其画有“偃蹇汀眠雁，萧梢风触芦”之境。宣和内府收藏有赵宗汉的《水墨荷莲图》、《水墨蓼花图》、《荣荷小景图》、《荣荷宿雁图》、《水荇宿雁图》、《聚沙宿雁图》等^[1]。神宗之弟端献魏王赵頔，博通群书，工飞白篆籀，擅画小笔花竹蔬果，蝦鱼蒲藻、古木江苇、笋箨芦花，评者谓其“虽居紫禁之严，深得沧州之趣”^[2]。太祖五世孙赵令穰画墨竹师承文同、苏轼，所作小景出自慧崇一派，所作秋芦雁集、雪柳鹊栖，有江湖意。宣和内府收藏其《墨竹双鹊》、《秋塘群凫》、《江汀集雁》、《水墨鸬鹚》等图，可想见画境之一斑^[3]。太宗六世孙赵士雷作雁鹭鸥鹭，溪塘汀渚，有诗人思致，又作花竹，多于风雪荒寒之中，芦汀寒江之上，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他的《湘乡小景图》^[4]（图二）。这些贵胄画家笔下的花鸟已不是名花珍禽，而是荒滩中的凫雁野禽，其画不事浓艳而醉心于水墨，与当时山水中流行的古木寒林题材一样，画家追求的是超然的林泉之趣。赵佶

[1] 《宋史》卷二四五；《画继》卷二。

[2] 《宋史》卷二四六；《宣和画谱》卷二〇“墨竹”。

[3] 《宣和画谱》卷二〇；《画继》卷二。

[4] 《宣和画谱》卷一六；《画继》卷二。

